

符龍斯基 著
何歌·潘朗 譯

美國的政黨

[增訂版]

一九四八

Б. Врон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США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48

美 國 的 政 黨

著 作 者 符 龍 斯 基

翻 譯 者 何 歌 等

發 行 者 羅 果 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增 訂 再 版

B. 符龍斯基著

何歌·鐸朗譯

美 國 的 政 黨

[增 訂 版]

上 海 時 代 社 出 版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目 次

- 一 美國政黨的特點……………(何歌譯)(3)
- 二 美國的兩黨制度……………(何歌譯)(10)
- 三 爲建立美國第三黨而鬥爭…(何歌譯)(31)
- 四 美國的進步運動……………(何歌譯)(39)
- 五 論美國法西斯主義的幾封信(潘朗譯)(55)
 - 第一封：美國法西斯主義有它自己的歷史
 - 第二封：遵奉柏林命令活動的法西斯黨徒
 - 第三封：美國法西斯黨徒繼續在地下援助希特勒
 - 第四封：法西斯黨徒爭取迅速對德媾和
 - 第五封：戰後美國的法西斯活躍
 - 第六封：美國財團支持美國的法西斯黨徒

美國政黨的特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獨佔集團立刻就提出了公開擴張和奪取世界霸權的計劃。這些集團利用保守的民主黨和反動的共和黨所推行的內外政策，對工人階級的民主自由，他們的經濟和政治權利發動了空前大規模的攻勢。美國反動派的這一攻勢的目的不僅是希望把戰時經濟轉變為平時經濟的重擔放到人民大眾的肩上，而且企圖強迫人民大眾為美帝國主義的計劃而工作，以便造成對外政治冒險的『環境』。

由於在戰爭的過程中，獨佔集團與國家機關的聯繫日漸增強。獨霸國內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成了美國獨佔資本的帝國主義傾向的直接表現者。這兩黨的反動份子在美國的執行和制憲機構中佔據了重要的職位，他們決定着國家的航路，把美國引向新的帝國主義侵略的道路，新的戰爭的道路。

美國的政黨，以其組織機構和在國內的地位而言，是政治組織史上獨一無二的。查理·勃德，著名的美國歷史家，在『美國政府和政黨』一書中寫道，『政黨的機構一代代地具有更大的包羅萬象的性質，以

致最後幾乎成了一個國中之國。』

當政黨的腐敗墮落已過於明顯的時候，在它們的法規中就提出了某些改革。特別是通過了調整政黨活動的專門法令。這種政府調整政黨活動的方策一直繼續到政黨在許多州內已公開為法律所承認並且已成了政府機構之一部份時為止。

因此，政黨的機構就成了政府機構的一部份。這種變化是適合着那一事實的，就是美國的政黨都沒有足以控制黨機構的固定黨員羣衆。黨和黨員的關係祇發生在最高政府機構的預選中。在民主黨及共和黨內，既沒有黨證，也沒有黨費。如要做這個和那個黨的黨員，根本不需提出任何入黨的申請。

每一個人的黨籍是根據他投票選舉那一黨的候選人而決定的。在選舉前幾個月內，每一位選舉人，如果他要投票的話，就必須登記。選舉人必須在登記時所發給他的選舉票上註明，他擁護那一黨，他準備投那一位候選人的票。同時，他還得聲明，自最後一次決選以來，他不曾參加過任何其他政黨的預選。然後，選舉人將選舉票封在信套裏，投入特設的木箱。選舉後一星期，再拆開信封，根據選舉人的聲明而編製每一黨的黨員表。

除了選舉人在預選登記時親自聲明外，還有其他的確定黨籍的方法。各黨機構時常在擁有選舉權的居民間正式徵集黨員。在南部各州確定誰是黨員的權力常常是投與黨務員的。

然而，這裏基本上保留着「臨時」的原則，根據這個原則，每一位選舉人可以在法定程序中，每兩年變換一次自己的黨籍。而這種黨籍的變換，非但黨員，即使發生在黨的領袖身上，也不會引起任何美國人的驚奇。例如，大家知道，共和黨領袖之一威爾基曾經是民主黨的活動份子。前商務部長華萊士及前內政部長伊克斯，從前都是共和黨員。

所以，兩黨的黨員數量是一時增加，一時減少的。甚至黨的機構和活動份子的數量也是隨着黨運而變化的。當某黨執政的時候，它的活動黨員就增加，反之，如果其他政黨執政了，活動份子的數量就減少。

那末，美國的政黨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在大多數州內，』勃德寫道，『某一黨在上次州選時能夠收集到全部選票的一定的百分比，法律就承認它是一個政黨。』

例如，在紐約州，任何一黨，祇要在上次選舉中該黨的州長候選人能收集到五千以上的選票，它就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政黨而參加選舉。如果它沒有得到這許多選票，那末它必須在選舉人之間重新收集必要數量的選票，以便參加下一次選舉。

美國政黨，尤其是民主黨及共和黨的主要工作，就在於爭取總統席位，州長、議員和國會代表席位。

每隔四年，夏天的時候，在十一月選舉前，各黨召集黨大會，提出總統候選人，並擬定政治綱領。這綱領涉及對外政策的問題，彷彿是未來的總統的一篇

希望的總賬，而不是他的義務。

選舉揭曉後，總統根本不必遵守他在競選時所提出的政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保障人民工作法制委員會舉行辯論時，反動的民主黨員，卡脫·孟納斯柯無恥地說：『讓一位公正的人士讀一讀四十年來兩黨的政綱，我可以保證，他祇會說，如果這些政黨向美國人民所作的諾言都加以實現的話，美國早就毀滅了。』

領導職位的候選人的產生方法，在美國是各地不同的。在某些州裏，候選人的產生方法，是早在決選以前就在各黨黨內舉行預選的。

最普遍的產生候選人的方法是提請求書。每一個要求作候選人的黨員，必須提出有許多黨員簽名的請求書。有時還需要一定的，預先規定的簽名人數，但大多是以本區投票黨員的總數的百分比確定的。

還有這樣的方法。如果某人希望作候選人，他必須付出一筆黨的特別基金，數額的大小是根據他希望獲得的職位的重要與否而定。在某些州裏，例如，在紐約州，候選人是由黨委員會提出的。

在爲了通過選舉綱領和產生候選人而召集黨大會的時期，黨務由全國委員會領導。它舉行重要政治問題的會議，準備召集黨的例會，領導競選運動等。全國委員會由一主席領導，他並不一定是著名的領袖。美國政黨史上有許多範例，證明委員會的主席是傀儡人物，他執行着各黨支配人物的命令。

黨機構中的特別重要的一環是州黨部。州黨部委員會的主席也多是二等角色，由實際領導人物在背後指揮着。州黨部通過自己的代表來領導競選運動：提出候選人，規定選舉人的手續，進行預選和決選。

黨的地方組織，形式上由特選的機構所領導，但實際上主要的黨員羣衆是完全被動的，所以政治活動成了集團人物的獨佔品。

查理士·德文特在一九四四年紐約出版的『黨魁』一書中指出，『美國的政治機構創造着領袖、法官、制憲會議和國會的議員，而且是幾乎沒有選舉人的直接監督的。在某些城市裏，它讓一個黨魁——『Boss』[⊖]——或由他的兩三個黨徒獨裁地控制着各方面的市政生活和在選舉州長和議員時具有極大的優勢。』

把選舉人引誘到自己這方面來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Planvill》一書中指出，爲達到這個目的，黨的地方領袖利用了『直接和間接的賄賂，捐款給教會，向婦女獻殷勤，出借農具或者親切地報告商業新聞，緊逼債戶，以宣佈別人的道德上或經濟上之祕密爲要挾的恐嚇，以及撒播謠言和謊語等等。』

在許多城市和城區裏，『Boss』們都能够保證自己在黨機構中的獨裁權。所有的候選人都決定於『

⊖ 『Boss』在英語中原意爲『主人』。此處是指那些擁有無限的獨裁權力的黨魁。『Boss』通常沒有任何正式的職位，然而却掌握着整個黨的機構。

Boss』。因此，地方黨團的領袖，選舉委員會等都完全掌握在『Boss』的手中。甚至州長，檢察官，法官也同樣受着他們的控制，因為這些官員的改選都完全由『Boss』所決定。在這樣的環境中，『Boss』們擁有着鉅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幾十年保牢自己的地位。

另一方面，『Boss』還有各種『手段』以對付不服從他的人們，其中如：罷免職位，造謠，誹謗，恐嚇，罰款，監禁，暗殺等。『Boss』們總是和盜匪流氓等聯繫着的。盜賊和流氓的賄賂是收入的重要來源，而盜匪們又是選舉運動中的重要支柱。

消滅這個機構，驅逐這些流氓和盜匪是很困難的。要推翻『Boss』，必須要他的競敵肯贊助，而這些競敵們也好不了多少。

黨機構化費在準備選舉運動上的鉅大的支出，是不能以下級黨機構的收入來彌補的。所以，黨的全國委員會就資助州委員會，而後者再資助區委員會。在選舉運動時，支出特別巨大。例如，共和黨在一九四〇年的總統競選運動中支出一千七百萬美元。據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統計，在一九四四年，自一月一日至十月二十三日，委員會共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美元（各種捐款不計在內）。在同一時期，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收入為一百〇九萬三千美元。

彌補支出的來源，主要就是個別人士的鉅額捐款。在一九四四年向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捐款的人物中，

有着這樣的大資本家和金融巨頭：例如大化學托辣斯首腦杜邦，煤油公司老闆比尤，洛克菲勒和梅隆家族的代表，代表摩根和杜邦的利益的『通用汽車公司』的代表等。金融巨頭和『美國煉礦公司』經理斯特拉斯是共和黨選舉委員會的領導者之一。《Petrol Corporation》煤油公司老闆鮑利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會計部長。（何 歌譯）

二

美國的兩黨制度

代表美國大資本家利益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表現着所謂傳統的兩黨制度，這是美國政治生活的主要特點之一。這兩個輪流執政的資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就在於造成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似乎存在着不同和鬥爭的印象，使兩黨瓜分選民的投票而不讓第三黨成立。

列寧在『美國總統選舉的總結和意義』一文中指出了這兩黨的競選鬥爭的特點，他寫道：『自從黑奴解放以後，兩黨的區別已日益模糊了……這個鬥爭對於人民大眾沒有任何重大意義。人民被這兩個資產階級政黨的象徵的和空虛的『決鬥』所蒙蔽而忽視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又說：『這種統制着美國和英國的所謂「兩黨制度」，是阻止獨立的工人，即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崛起的最巧妙方法之一。』

列寧的指示使我們認識了美國兩大政黨的相互關係。美國的其他政黨都起不了這樣的獨立的作用。小政黨有時雖也獨立地參加競選運動，但它們還從未獲得過決定性的成就。在美國歷史上，沒有一位總統是

由第三黨的候選人所選出。

民主黨成立在大約一百五十年以前。民主黨的創立人是美國民主主義的鼻祖湯麥斯·傑非遜(Thomas Jefferson)。共和黨成立於一八五四年，距內戰開始前不久。第一個共和黨的總統是林肯，於一八六〇年獲選。內戰結束後，共和黨起而袒護大資本家的利益，由於後者的支持，它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在國內佔着領導的地位。

最初，作為北部產業資本家的政黨的共和黨，是與農業的南方的政黨相敵對的。但後來，由於工人運動的崛起和增長以及南方工業化的結果，兩黨間的區別日益減少，有時幾乎消失了。

克利夫蘭(Cleveland)，內戰後第一個民主黨的總統，實際上是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候選人。為了對抗進步力量和保證自己的候選人在一八八四年的總統選舉中獲選起見，民主黨員與一部份共和黨員在民主黨候選人克利夫蘭的周圍聯合起來，而後者就當選為總統了。

然而，在一八八八年的選舉中，民主黨遭遇了失敗。從此直到一九一二年，民主黨的候選人祇有一次當選總統(在一八九二年)。在一九一二年的總統選舉中，由於共和黨內部的分裂，民主黨獲得了勝利。威爾遜(Theodor Wilson)被選為美國總統。

一九一六年，民主黨在「威爾遜使我們避免戰爭」的口號下又提出威爾遜為其候選人。小資產階級，

農場主人，許多工人，以及德國人和他們的盟友們都矚望於他。共和黨員則提出主戰派俞斯爲候選人。威爾遜以九百多萬票當選總統。但選舉後不久，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六日，美國就向德國宣戰了。國內民衆對美國參戰的不滿日益增加。這種不滿的情緒在一九一八年的國會選舉中表現得特別顯著，當時共和黨員獲得了國會的大多數席位。

自一九二〇年起，又開始了一段長久的共和黨統治的時期。共和黨候選人哈定（Harding）取得了極大的勝利。一九二四年共和黨提出柯立芝（Coolidge）爲候選人，（由於哈定的猝死，他自一九二三年八月起已進入白宮）並且當選了總統。在一九二八年的總統選舉中，共和黨提出胡佛（Hoover）爲候選人，他打敗了民主黨的候選人斯米特。但這是共和黨統治的最後四年。

一九二〇年共和黨的執政是以建立「工業的正常條件」和「健全管理」的計劃爲基礎的。由於當時國內的混亂局勢，美國人很滿意這些口號。共和黨政府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期間，把美國的對外政策轉向了加強美國金融資本的威力，增加對外貿易和國內投資的道路。到一九二六年，美國的投資已達一百卅億美元（戰時貸款不計在內），其中約有百分之卅是在歐洲。

共和黨曾預言，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的「繁榮」時期可持續「數代之久」。然而，到一九三二年

美國人民就遭遇了美國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引起了美國人民的普遍的不滿，而這種不滿，部份地表現在一九三二年的選舉上，當時共和黨遭受了慘敗，以至在此後的許多年中都不能取得政權。

自一九三二年起，由於經濟危機和連帶而來的共和黨的政治破產，民主黨的影響重又增強了。在這一年的總統選舉中，民主黨贏得了光輝的勝利：它的候選人——佛蘭克林·羅斯福——獲得二千二百萬票，而胡佛僅得一千五百萬票。羅斯福執政後，宣佈了美國政策的『新方針』，並從事實現這個計劃。

在美國，競選獲勝的政黨通常在國會以及各州制憲機構和執行機構中都保有着很大的力量。一九四〇年，羅斯福是在民主黨佔有參眾兩院的大多數席位的環境下繼任總統的。然而，這個大多數幾乎毫無意義。在二百二十二名民主黨員——國會議員——中，約有一百人是南部各州的代表，他們與共和黨員一樣堅決地反對着羅斯福的新政策。

因此，國會中形成了反政府的優勢。這些反對派在國會中給羅斯福總統以一連串的打擊。國會利用它的批准或否決支出預算的特權，肅清了『新政策』時期所建立的許多機構。

同時，共和黨失敗後，漸漸成了一切反動份子和渴望帝國主義擴張及企圖獨霸世界的國內孤立派的活動中心。特別明顯地表現着這種傾向的就是所謂『老衛軍』，它的首領是胡佛和塔虎脫。他們自從戰爭結

東，打敗法西斯主義後，已變成了公開的帝國主義者。在他們背後站着美國的大資本家。

『老衛軍』的首領們在保守『中立』和『不干涉』的面具下一直推行着與希特勒妥協的政策。胡佛的整個活動就在於爭取希特勒與西方列強妥協而使他的侵略刀鋒轉向東方。

一九四〇年六月，胡佛在共和黨大會上，提議塔虎脫或杜威為美國總統候選人。據胡佛的意見，他們是能夠執行他那與希特勒妥協的政策。然而，由於法國的投降，塔虎脫和杜威的地位大大削弱了。孤立派的杜威曾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輕率地向報界代表宣稱，政府應當向人民保證，『美國決不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任何戰爭以及交戰國之間的任何談判。』

還有第三位人物——威爾基，他代表那關心國際貿易和金融的集團。他對法西斯侵略者是採取不妥協態度的。威爾基曾斷言，如果他做了總統，將比羅斯福更堅決地防止法西斯主義的威脅。

然而，民主黨又獲得勝利，羅斯福又做了美國的總統。

在選舉運動之後，共和黨內開始分出了『孤立派』和『國際派』，前者以胡佛為首，主張和法西斯主義妥協，後者以威爾基為首，力主國際合作。當時，杜威採取着中間的中立態度，這顯然是企圖避免與左右兩翼衝突。由於威爾基的影響日益增強，由於他的周圍團結了黨內的進步力量，『老衛軍』在戰爭的間

題上開始表現了某些讓步。

一九四二年四月，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通過了威爾基所作的決議，其中說：「我們不承認任何和平，除非是勝利的和平，我們在未獲勝利前決不提出任何和平的建議……我們自覺到，戰後國家的責任並不局限在美國領土之內，我們的國 還應該協助去爭取世界各國間的相互了解與相互尊重法律和習慣，以免戰爭的陰影重新威脅我們和一切愛好自由和平的民族。」

許多人把這個決議讚譽為共和黨的新方針和孤立政策的結束。共和黨的「紐約先驅論壇」報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歡迎這一決議時寫道：

「這些非常實際的政策宣佈了它與「媾和派」脫離關係，永遠埋葬了孤立主義，並且使黨面向了未來。」

然而，威爾基派在共和黨內的勝利為期極短。「老衛軍」不但不肯讓出，而且還企圖鞏固自己的地位。在威爾基訪問蘇聯和中國期間，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邀請了三個新的反動派參加其機構，並畀予重要的職位。克拉倫斯·凱蘭特，帝國主義的孤立派和親法西斯組織「美國為首社」的積極份子，受任為全國委員會的行政指導和宣傳部長；謝繆爾·培坦基爾，「美國為首社」的活動份子和法西斯的「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的首領，被任為財政委員會主席；佛蘭克·哈納脫，反動份子，親法西斯報紙的發行人和「爭取立憲政府委員會」的創立者，也加入了全國委員會的組

織機構。

到一九四二年的國會選舉時，共和黨的力量大大增強了，並達到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杜威，紐約州長的候選人，打敗了民主黨的候選人貝恩納特。貝恩納特獲一百三十萬票，而杜威——約兩百萬票，於是他做了紐約州州長。

這是共和黨的『孤立派』戰勝共和黨的『國際派』，特別是胡佛戰勝威爾基的勝利。隨着威爾基的逝世，他的陣營更加削弱了，但是還繼續存在着。當競選運動時，許多著名的共和黨人都表示支持羅斯福連任總統，這決不是偶然的。

共和黨以極大的努力來參加一九四四年的競選運動。自一九四二年起，美國四十八州中，共和黨州長管理着廿五州，他們領導了這些州裏的選舉運動。

共和黨的宣傳家和孤立派的報紙，向選舉人恐嚇，說如果民主黨勝利，國內將確立『獨裁制度』，『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秘密警察』，『官僚主義』等。共和黨議員威萊指責羅斯福政府的錯誤，說它執行着『無原則的對俄英法國的妥協政策』。

民主黨人在選舉運動的起初並沒有怎樣努力，他們顯然倚恃着羅斯福的聲望。但在選舉的前夜，民主黨人大大增強了對抗共和黨的運動。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在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大會，通過了競選綱領，其中說：『民主黨對和平與戰爭問題的立場是很堅決的。加速勝利來臨，確立並

支持和平，保證一切需要工作的人獲得工作和確保繁榮——這就是它的綱領』。

在競選演說中，羅斯福答允盡一切努力以求迅速獲得勝利和確立持久的，長期的和平。在同意出任總統候選人的時候，羅斯福指出了美國當前的三項任務：第一，協助迅速地 and 全面地贏得戰爭；第二，成立國際機構，使新戰爭不可能再發生；第三，建立新的經濟，以保證人民的工作和提高生活水準。

這樣的綱領，對於民主黨右翼代表，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它可能減弱他們的勢力，破壞他們對南部各州的政治生活的領導權。南部六州——德克薩斯，奧克拉霍馬，阿爾干薩斯，路易西亞納，南卡洛林納和密西西比——的反動民主黨員於是開始反對羅斯福。一九四四年六月初在路易西亞納州召開的會議上，反動的民主黨員決定，如果民主黨競選綱領中不取消關於民族平等和廢除選舉稅的兩項聲明，他們將反對民主黨的候選人。

南部的美國人，奴隸主的後裔們，堅決反對給予一千三百萬黑人以任何權利。爲使黑人處於無權的地位，應用了幾十種不同的壓迫黑人的方法。在民主黨佔着優勢的南部各州中，黑人是與白人隔絕而居的，他們生活在恐怖和私刑之下。

最近，美國國內散播着放肆的『白人優越論』的宣傳，它同時伴隨着虐殺和私刑。報紙幾乎每天刊載着虐待黑人的新事件。『黑人民族會議』給聯合國協

書長的信函顯示了這類反黑行動的嚴重性，這封信是請求聯合國協助美國黑人獲得基本的人類生存權利的，其中寫道：『黑人種族既不能從憲法中獲得對解放事業的援助，於是就不得不請求國際機構注意這個嚴重的問題』。

民主黨雖然是一個執政黨，却没有內部的團結。民主黨內充滿着反動份子和孤立份子，它基本上形成了兩種互相鬥爭的力量——保守的民主黨員，他們是羅斯福政策的死敵；和自由派的民主黨員，他們是『新政』的擁護者。作為該黨領袖的羅斯福，許多年來就巧妙周旋於南部的保守民主黨員和華萊士，伊克斯，霍浦金斯一類的自由主義者之間。

羅斯福斥責反動的反對派的演說，照總統的擁護者的意見，可能引致黨內的分裂，而這種分裂必然為共和黨所利用。羅斯福於是和南部的民主黨員妥協，他拒絕了提出華萊士為候選人的要求。因此華萊士，『具有危險思想』的人物，就做了與民主黨反對派妥協的犧牲品。當時提出了兩位副總統候選人——貝爾納斯和杜魯門。但貝爾納斯當時表現着顯明的右傾的態度，羅斯福這才選擇了杜魯門。因此，為民主黨內的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共同接受的杜魯門，就出現於政治舞台上。

一九四四年總統選舉的結果，組成了一個由羅斯福為首的政治聯盟，它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且具有暫時的性質。參加這個聯盟的有：民主黨員——贊

助進步改革的，『新政』的擁護者，南部各州的民主黨員，他們傳統地支持民主黨，但是反對羅斯福的對內政策；北部各州民主黨的『Boss』（即黨魁），他們企圖建立自己的政治機構；擁護美蘇密切合作的美國工人黨和極端否定對蘇關係的美國自由黨；產業職工大會；保守的商界代表和贊助羅斯福對外政策的進步的共和黨員，以及共產黨。

共和黨人用以對抗羅斯福的清楚而明瞭的綱領的是一些含糊的，曖昧的公式，企圖以此來『誘取選票』。在共和黨的綱領中說：『我們將以國際合作的方法來達到上述目標，但決不加入世界之國。我們擁護美國參加戰後獨立國家的合作機構，其目的是防止軍事侵略，確立持久和平及正義……然而，我們認為和平與安全並非單單決定於運用力量，而應該以承認各國的相互利益的國際條約確立起來』。

在評論共和黨綱領的這一部份時，一九四四年六月號的『Nation』雜誌寫道：『共和黨選舉綱領的對外政策的解釋者（其中包括杜威本人）所最關心的就是怎樣向我們解釋這綱領所沒有表示的意思。這個綱領並沒有規定美國要加入世界之國。它並沒有責成我們去參加建立國際軍警力量。它並沒有剝奪我們的宣戰的權利。這一切都很好，但這是不是說，共和黨政府就將完全贊助國際集體安全的機構，如果這也需要在國家的主權方面作某些犧牲的話？這就是每一個感受到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威脅的人們所要求回答的問

題」。

共和黨人企圖把競選運動的重心從對外政策的問題轉移到對內政策的問題上，轉移到與羅斯福的『新政』的鬥爭上去。共和黨嚴厲抨擊羅斯福的解決民衆失業問題的方法，稱它爲『政府與私人企業的競爭』。

在他們的綱領中指出，『我們反對以支出國帑和造成預算中的赤字的方法來恢復繁榮的理論』。他們要求回復到老的，胡佛的『仁慈』的時代，當時國家對經濟是不加干涉的。

一九四四年九月底和八月初在聖路易城舉行的二十六位共和黨州長的會議，是共和黨的積極競選鬥爭的序幕。共和黨的領袖們，顯然，企圖利用這些州長屬下的行政機構，以達到增加共和黨選票的目的。

在杜威主持下召開的這個會議，提出了一個綱領，這一個綱領中包含着許多問題，共和黨人希望在這些問題的周圍能收集必要數額的選票。這個綱領對羅斯福政府及其『新政』作了嚴厲的抨擊。州長們斷言，羅斯福的新政策將致國家的危機。

然而，共和黨州長們對外交政策的緘默（這顯然是因爲它符合着共和黨的總路綫），使許多團體，包括共和黨人在內，不得不拒絕支持共和黨的候選人。這些團體雖反對羅斯福的許多對內政策，但他們也害怕，一旦杜威獲選，共和黨的強烈的孤立傾向將影響他的政策。因此，他們寧願選舉羅斯福，認爲他的獲

選是促進國際合作及保障世界和平的最好的方法。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太平洋沿岸的共和黨集團，以著名法律家克拉姆爲首，宣佈成立了「共和黨人擁護羅斯福委員會」。在委員會的宣言中，對於杜威是否能夠和願意執行進步的對外政策表示了懷疑。它指出，戰前「杜威的反蘇演說，使我們沒有理由希望他能在和平會議中友誼地和積極地與蘇俄合作」。

一九四四年選舉結果，共和黨遭受了新的嚴重的失敗。反動的『老衛軍』接連四次把共和黨人引向了失敗。支持杜威的『紐約先驅論壇報』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寫道，「共和黨人要取得政權，必須有一個進步的領導機構。它需要一種進步的對內政策，但主要是對外方面的進步政策。」

該報指出，選舉結果顯示美國人民是願以一切方法來達到持久和平的。該報希望「甚至共和黨內最保守的政治家也接受這個教訓。」

然而，這希望並沒有實現。羅斯福的去世更激勵了兩黨的反動份子。在繼任美國總統時，杜魯門發表聲明稱，他願意在各方面繼續羅斯福總統的政策。杜魯門總統的這個願望似乎由那件事實證明了。即他同時請求政府官員各留原位，不作變動。但是一個月後，杜魯門就宣佈司法部長比特爾，勞工部長潘金斯，農業部長維卡德等人的辭職，而任命司法部副部長，保守份子克拉克爲司法部長；前參議員，自由主義者，斯華倫巴赫爲勞工部長；以及在國會中採取反動立

場的衆議員安德遜爲農業部長。六月卅日白宮宣佈。局部保守派詹姆遜·貝爾納斯代替國務卿斯蒂丁紐斯之職。此後不久，在七月六日那天，財政部長毛根韜又被迫宣告辭職，起初由文遜氏，後由銀行家施耐德繼任。最後，陸軍部長史汀遜和內長伊克斯也相繼拋去了職位，而由陸軍部副部長柏德遜及軍事生產管理局長克魯格代之。這樣一來，羅斯福政府的十位部長中祇剩下了兩人：海軍部長福萊斯脫和貿易部長華萊士。

就杜魯門政府中大多數換了保守份子這一事實而觀，杜魯門是完全拋棄了他以前的支持羅斯福政策的諾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位自由主義者——毛根韜和伊克斯——的退出政府。雖然，毛根韜希望能完成資助作戰和消滅德國工業力量的工作，但杜魯門在談話中明顯地向他表示，他已到了辭職的時候。

最令人激憤的是伊克斯——民主黨的「新政」領袖之一——的退出政府。先是杜魯門任命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會計部長和《Petrol Corporation》油公司經理，保萊爲海軍部副部長。當參院討論此項任命時，發現保萊曾用「不正常的手段」將加利福尼亞的油源轉入他的控制之下。在參院委員會中，伊克斯宣佈，保萊企圖引誘他向政府勸說，使政府放棄加利福尼亞的油源，而答允事成後，爲民主黨捐募鉅額基金。然而杜魯門堅持保萊的委任令，並且，據伊克斯說，還企圖勸他「幫同掩飾」。他不滿意總統的行爲，於

是宣告了辭職。

隨着杜魯門的執政，民主黨內的保守和反動的勢力劇烈增長了。控制着國會各委員會和佔據着重要職位的南部黨員，在管理國家的工作中起了領導的作用，因此也獲得了阻礙進步的社會經濟改革的更大的可能性。他們使確保人民職業和增加工人工資的法案不能通過，他們使保障正當僱用勞力的委員會不能成立，他們又阻礙了保健計劃的批准。

許多美國人正確地指出，杜魯門的內外政策間存在着密切的關係。電台評論家史蒂爾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廿八日的廣播中宣稱，目前的危巖是羅斯福逝世後所產生的那一傾向的最高峯。卡特爾和獨佔組織的首腦們開始與羅斯福的『三強』團結和對蘇合作的思想鬥爭了。杜魯門以貝爾納斯和范登堡的殖民政策代替了羅斯福的民主政策。

由於杜魯門政府的內外政策的改變，『老衛軍』大大地活躍起來。羅斯福逝世後和赫爾辭職後外交政策方面所形成的缺口，已由帝國主義的代表們——共和黨員胡佛和范登堡之流填補上了，他們企圖在自私的反動的基礎上改造美國的對外政策。『紐約郵報』的觀察家格拉富頓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寫道：『自從羅斯福死後，反對派(指共和黨方面——作者)無比地增強了並且破壞了力量的均衡。我們現在所研究的不是與盟國合作的問題，而是怎樣與它們『和的問題』。』

最近，『老衛軍』開始積極參加了對外政策的各

方面工作。他們的代表在國會和政府中佔據着高位，出席國際會議，發表演說等等。胡佛就不斷地發表反動的和反蘇的演說。

雖然，胡佛表現着顯著的親法西斯的觀念，但據白宮的祕書羅斯說，杜魯門却在他身上『發現了建設性的思想』。胡佛的這種思想顯然為杜魯門所喜愛，因此他派遣胡佛到歐洲去『考察當地的糧食情況』。胡佛的使命引起了進步世界輿論的自然的不安，因為胡佛過去的全部活動都是為了保存歐洲的法西斯和反動政權的。所以，胡佛此行的唯一目的，可能是企圖用分配糧食的方法來鞏固新法西斯政府的政權，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鼓勵反民主政府把糧食作為政治武器一樣。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回返華盛頓後，胡佛與杜魯門作了長時間的會談，這次談話，據羅斯說，『結果甚為滿意』。羅斯並向記者宣稱，『胡佛同意往拉丁美洲各國一行，以便獲得這些國家對抗飢饉運動的援助。』同時，在白宮的記者招待會上。胡佛發表了挑撥性的談話，他說，蘇聯可以拿出一部份糧食，『因為它在滿洲奪獲了巨額的糧食。』

追隨胡佛之後的還有其他的共和黨領袖們。例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反動份子和挑撥專家李斯，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在渥海育州發表演說稱，蘇聯是一個『被管制的社會，它事實上在各方面都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所反抗的全體主義相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至十日在芝加哥召開的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大會上，伊里諾斯州長葛林演說稱：『美國的外交不再是民族自由和小國生存的堡壘，而成了英國、法國和共產帝國主義的僕人……權力政治已統治了世界，而杜魯門政府却袖手站在一旁。我們要警告，妥協在今天，可能像慕尼黑時代一樣的危險，尤其當它意味着與美國の良心妥協時。』

非常明顯的，共和黨州長的這段話是對國際合作，特別是對美蘇合作的攻擊之詞。這次大會通過了共和黨國會代表在塔虎脫和馬丁指導下所擬定的綱領。在這綱領的對外政策部份中指出，該黨將支持聯合國機構，將與主要的盟國一同推行共同的政策。然而，『大國控制及壓迫小國』的要求是與此相矛盾的。『我們，』綱領中說，『反對大國的控制，反對所謂爲了國際和平，我們必須贊成與我們相異的意見或不再爲弱小民族而爭取正義的理論。』

說到對內政策時，芝加哥大會綱領指出，美國人正面臨着『過激主義，官僚主義』和『依據公正法律的美國自由人士』之間的競選鬥爭。該綱領批評了政府的『引起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的政策，顯然，這是指政府的某些改革法案。關於這點，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參議員塔虎脫的廣播中說得更其明顯，這篇演說，據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聲明，是反映了『共和黨人的觀點』。塔虎脫當時說，保障人民職業的法案是『直接從蘇聯憲法、共產黨黨綱和產業職工會抄襲

來的』。而保健計劃則被他指為『醫學界的社會主義化』和『左翼共產黨員的建議』。

從此，美國的對外政策和外交活動就具有了極端的侵略的性質。美國外交人員在國際舞台上所發表的言論證明，民主黨政府已放棄與其他強國平等合作的政策，而跟着反動的共和黨員走上了奪取世界霸權的道路。

爲了確保自己的獨霸世界的地位，美國企圖抹殺和拋棄克里米亞及波茨坦決議的條文與精神，從而摧毀戰時所建立的英美蘇的合作。美國的外交方針從鞏固強國的合作而轉上了對蘇發動『和平攻勢』（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語）。這種『和平攻勢』是在英美同盟以及在擴充武力，海軍示威遊行和原子彈的試驗等伴奏之下進行的。

代替列強國際會議所決定的戰後時期大國密切合作的原則，却提出了劃分戰後世界爲敵對的『勢力範圍』，和建立各種『聯盟』及『同盟』的觀念。英美好戰份子所提出的英美軍事同盟就是盎格羅撒克遜集團獨霸世界計劃之一。

一九四五年九月各報公佈了一件『新的美國的對外和軍事政策』的祕密備忘錄，作者是前對外政策協會主席，反動的共和黨員及民主黨員的首領貝埃爾。這個備忘錄是分送給國會議員和政府要員的，其中提出了許多直接對付蘇聯的外交和軍事方策，包括建立英美同盟在內。它建議『採取強硬的壓制蘇俄帝國主

義的政策，同時永遠和英國及其他追隨英美同盟之後的國家共同行動」。

所以，邱吉爾選擇美國作為他發表英美同盟反蘇的演說地點，是不足為奇的。邱吉爾是把盟國不和的種子撒在施過了肥料的土地上。而如果這篇演說在美國人民中並沒有發生像邱吉爾所預期的那樣的反響，那末這不過是因為美國人正確地看到了富爾頓演說中的藉美國之助來保存和恢復英帝國主義的企圖。

民主黨和共和黨內部，在對外及對內政策問題上存在着很大的紛歧。當一部份黨員贊成推行對蘇的「殘酷政策」時，「新政」的擁護者則堅持着羅斯福的美蘇合作的觀念。

鑒於右翼份子對民主黨政策的決定作用以及「新政」擁護者的委屈的地位，作為民主黨支柱的勞工運動的進步代表們對杜魯門政府就表示了日益增漲的不滿。勞工運動代表們的此種態度，當然，引起了某些思想進步的參議員和衆議員的不安，因為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國會的改選和一九四八年的總統競選都是決定於工人的選票的。杜魯門政府的內外政策的危險傾向受到了以斐柏，伊克斯，毛根韜，華萊士等人為首的強大的反對派的反對，他們嚴厲攻擊外交方針和對內政策的反勞工的傾向，並且要求美國爭取真正的三強團結。

這種內部的裂痕是如此明顯和危險，以致杜魯門不得不設法與「新政」擁護者妥協。因此，許多總統

的顧問都認為，目前爲了保存民主黨內的團結，必須有一個適合「新政」的大胆的綱領。

反動的民主黨員和共和黨員的獨霸世界的企圖，在共和黨的溫和派中間也留下了惡劣的印象。一九四六年七月初，由《Nation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廣播公司主辦的「我們的對外政策」廣播節目中，共和黨參議員愛肯發表演說，嚴厲抨擊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他指出，這種政策是向着實現英美霸世界的道路走的。愛肯說：「如果美國過分密切地與英國聯合，其餘的國家將懷疑我們企圖樹立英美的世界霸權。然而，美國人民所希望的並不是世界霸權，而是世界合作。」

一九四六年五月以史達森爲首召集的「共和黨公開質詢會議」所提出的質問，也顯示了共和黨員中間的反對情緒。在六五二位提出各種對蘇問題的共和黨員中，有58%贊成「以公開與俄國討論今後政策的方法來重新達到美蘇的完全協議」的政策。祇有30%贊成「加強英美聯繫以便共同抵抗俄國共產主義的擴張」的政策。

在評論質詢之結果時，著名電台評論家蘇英格說：「如果這些結果反映了共和黨內的一般意見，那末就是說，30%或更少的共和黨員是贊成目前貝爾納斯所推行的政策的。如果這種政策祇是對於四十歲以上的，有鉅額收入的共和黨員是正確的，那末這種百分比，比了在年青的共和黨員中，在全體民主黨員中，

以及在收入較少的人民中將還要少。普通的美國人，在健全思想的基礎上，漸漸開始對解決外交的困難表現了比他們的領袖更大的理智，勇氣和決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美國人民是不願意把世界分為兩個不同的準備戰爭的體系的，像目前所進行的那樣」。

然而官方的對外政策佔了上風。如果羅斯福是推行『稍左』的政策，那末杜魯門，不管他曾經允諾繼續羅斯福的方針，但是却在推行着『極右』的政策。保守的民主黨員和反動的共和黨員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聯合起來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七日范登堡在參院發表演說，他號召對蘇聯採取『殘酷政策』。幾天後，貝爾納斯也發表了與范登堡的意見非常近似的演說。因此，保守的『太陽報』滿意地指出道，『美國兩大政黨在決心尋覓正確的立場中團結起來了。貝爾納斯與范登堡的觀點的一致就是這種團結的明證』。

民主黨員貝爾納斯所推行的美國對外政策獲得了兩黨的支持。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范登堡在巴黎參加外長會議的工作時所作的談話證明了這點。他聲明道，兩黨代表之間沒有任何紛歧的意見，不論民主黨代表康奈利或是范登堡，都完全支持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在外長會議談判過程中所根據的方針。

貝爾納斯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廿日發表外長會議的巴黎協議時宣稱：

『在執行此項使命時，我曾得到參院外交問題委

員會主席，參議員康奈利和該委員會委員，共和黨議員范登堡的協助。我無法形容，我是如何地尊重他們的賢明的意見和忠誠的合作……參議員范登堡以他的衷心合作向全世界顯示出，不管他和他的黨在國內問題上不能同意政府，但在對外方面，我們却祇有一個政策——美國的政策。』

所有這一切都是適合那存在於整個美國歷史上的，為保護資本主義體系的兩黨專政制度的。有不少例子可以證明，當大資本家的專政遭受威脅時，這兩黨就立刻聯合一致了。（何 歌譯）

三

爲建立美國第三黨的鬥爭

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形式上雖是兩個敵對的政黨，但當美國大資本家的專政統治受到威脅時，它們立刻就會攜手起來。足以造成這種威脅的是處在民主黨與共和黨『勢力範圍』之外的所謂獨立的選民。獨立選民的存在一向是美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美國選民中，約有三分之一是民主黨的擁護者，另外三分之一是共和黨的擁護者，其餘三分之一則是獨立的選民，他們一會擁護民主黨，一會擁護共和黨，視國內政治環境而定。

『提起黨派政府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意義，』美國歷史家查理·勃德寫道：『同時就不能否認無黨無派組織的影響。無黨無派和獨立人士的投票常常是決定性的，尤其在兩大政黨勢均力敵之際。』

美國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事實，即獨立選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組織，以對抗主要的政黨。在上世紀，美國各州開始成立了工人的，農場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政黨。農場主受着銀行資本（以高利貸款）和鐵路公司（訂立極高的運費率）的壓迫，因此他們在一八六七

年組織了「農業振興協會」，提出了建立農業合作社的任務，以抵抗銀行資本和鐵路公司的壓迫。

稍後，在一八七五年，出現了《Green Back Farmer Party》，其名稱係取自一種背面為綠色的紙幣。該黨主要反對當時執政的共和黨，指責它故意減低紙幣價值，企圖停止紙幣的流通。一八七六年該黨參加總統競選，但並未獲得什麼成就。在一八八四年總統競選後，《Green Back Farmer Party》宣告瓦解了。

美國農場經營者的困苦情形引起了非常廣泛的農民運動，它在美國歷史上被稱為『人民派運動』，一八九〇年成立了美國人民黨，它要求民主改革，把土地交給『真正的農民』，制定所得稅等。人民黨聯合了小農場主，小商人和小企業家，並獲得大多數職工聯合會（包括美國勞動聯盟）的支持。依靠羣衆的支持，人民黨作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參加了一八九二年的總統競選，獲得了一百多萬票。

然而，在下一一次選舉中（一八九六年），人民黨採納了民主黨的建議，與它結成了統一戰綫，以便打敗共和黨的候選人。它們提出卓越的演說家和著名律師奧勃蘭為總統候選人。奧勃蘭在競選演說中猛烈抨擊金融集團，托辣斯。他獲得六百萬票，但仍舊遭遇了失敗。共和黨候選人，麥金利當選為美國總統。人民黨失去了自己的組織後，不久就夭折了。

同時，工人階級也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走上

社會生活的舞台。一八七二年成立了『工人改革黨』，它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和限制投機商人購買空地等要求。一八八八年該黨更名爲『聯合工人黨』。

一八七七年在美國出現了社會主義工人黨。它是在獨佔資本主義的時期展開活動的，當時美國資產階級用了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份子的方法，得以順利推行其分裂工人運動的政策。

該黨開始在多民族的美國工人階級間傳播工人國際主義和團結的觀念。然而，由於成份的複雜，宗派份子和改良主義者的混入隊伍，社會主義工人黨並沒有成爲一個羣衆的政黨。

差不多有十五年之久，社會主義工人黨隔絕了政治鬥爭，而把自己的主要活動局限在經濟性的問題上。由於宗派主義，脫離工人階級和對政治問題的猶豫不決，結果該黨領導機構不願意也不會利用國內的有利條件去建立真正的羣衆關係和執行它在工人運動中的巨大的歷史使命。

一八九七年，在猶琴·台勃斯的領導下成立了社會民主黨。美國政治生活的普遍高漲，促進了該黨影響的擴大。結果，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員於一九〇一年都轉入了社會民主黨。不久，該黨就稱爲社會黨。它開始用和平的，議會的方法來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社會黨的領導機構採取了可恥的溫和的立場。它不但不動員羣衆去反對戰爭

，而且還千方百計地企圖把羣衆的目光從反戰問題上轉移開去。但是，當美國的必然參戰已經非常明顯時，該黨的正統首領們向威爾遜總統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在致總統的呼籲中，他們請求他不要宣戰。然而，美國終於參加了戰爭，於是該黨領袖們又聲明『願忠誠支持美國政府及其盟國』。

但在社會黨內存在着另外一種力量，他們並不同意正統領導機構的態度。一九一五年，在波斯頓的社會黨內成立了社會主義宣傳聯盟，它立刻就接受了基米華德[⊖]左派的綱領。列寧認爲這個聯盟是美國工人階級的革命先鋒的胚胆，他在給A.柯倫泰[⊗]的信中寫道：『這是一個國際主義的，具有顯然左傾的綱領的聯盟。』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聯盟建立了一個布爾雪維克情報委員會，它印發了許多傳單和小冊子，以宣傳年青的蘇俄的政策和揭露美國報紙的反蘇誹謗。

社會主義宣傳聯盟在動員羣衆反對干涉蘇俄（尤其是反對美國干涉）的鬥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聯盟和左翼社會黨的口號：『退出俄羅斯！』在羣衆中獲得了廣泛的同情。美國各處舉行了羣衆的示威和集會，一致決議反對干涉。當時還有數百人報名，願赴俄國去參加紅軍隊伍。

⊖ 基米華德爲瑞士大城，第一次世界大戰初，世界社會主義者曾在該地舉行反戰大會。

⊗ A.柯倫泰現爲蘇聯駐瑞典大使。

戰爭結束後，社會主義宣傳聯盟組成了社會黨內的左翼。到一九一九年初，這一翼已有它自己的黨員證並獨自收集黨費。盧登堡，著名的美國革命領袖，建立了社會黨左派黨員會議，發表了「社會黨左翼宣言及綱領」。

左翼宣傳在社會黨內植下了深固的基礎。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全國各地舉行黨委員會的選舉，在十五名執行委員的候選人中有十二名是左翼候選人。這種情形使黨的右翼領導人物不得不採取堅決的行動。他們宣佈選舉結果無效，並指定於一九一九年八月卅日舉行黨的非常會議。爲了保證他們在這次會議中的優勢，執行委員會開除了約六萬名黨員。

一九一九年六月，社會黨左翼在紐約召集會議，以討論該黨領導機構的分裂活動。然而，在對右派鬥爭的策略問題上發生了紛歧的意見，結果形成了兩個共產黨：以盧登堡爲首的美國共產黨，它的支柱是移民革命聯盟，和以李德爲首的共產主義工人黨，它的主要成份是美國人。這兩黨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合併爲統一的美國共產黨。

隨着共產黨的成立，社會黨的影響迅速下降了。在分裂前，該黨黨員約有十六萬五千人，一九二〇年減至二萬七千人，到一九二二年祇剩一萬一千人了。

自該黨領袖和理論家海德奎特死後，諾門·湯麥斯繼任該黨首領，他是一個沒有一定見解的人物，不久就投入了反動陣營。一九四四年在雷丁城召開的社

會黨大會變成了與納粹黨徒妥協的會議。

在羅斯福就任總統的初期，產生了一連串的獨立運動。直到一九三六年，當美國金融資本的反動集團劇烈反對羅斯福時，這一運動才與民主黨的「新政」擁護者聯合起來，拋棄了獨立的性質。例如，明納索州的民主黨攜手起來。

為再度選舉羅斯福任美國總統起見，一九三六年四月成立了美國工人黨。然而，不久它就變成一個紐約州的工人和智識份子的政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所通過的綱領中指出道，「在目前所發生的政治力量的變動中，一個強大的工人政黨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

紐約州的美國工人黨事實上比民主黨本身更熱烈地支持着羅斯福。它始終給羅斯福以四十萬——五十萬張選舉票。

目前，在美國的進步團體中重新開始廣泛討論關於建立第三黨的問題了。美國工人羣衆對杜魯門政策的日益不滿，刺激了組織新的羣衆黨的要求。

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意見還沒有獲得一致。現在至少有三派各自提出對這問題的意見。一派建議，把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進步份子的聯合作為建立第三黨的基礎。另外一派認為，聯合着國內進步份子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應該是新黨的核心。最後，由社會民主黨和托派組成的第三派，則建議把美國社會黨作為第三黨的基礎。

民主黨和共和黨內的不滿現存領導機構的進步份子，認為兩黨的反對派可以聯合成一個獨立團體，作為建立第三黨的基礎。紐約市政府長官，進步共和黨員摩立斯，建議在共和黨內建立一個與該黨反動領導機構積極鬥爭的集團，他預測，將來進步的共和黨員和其他進步團體可能聯合起來。

把政治行動委員會作為新政黨的基礎，是職工組織的進步領袖方面的建議。喬奇·亞德斯，汽車工業職工聯合會的會計部長，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宣稱：「我們應該使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為真正的第三黨運動的細胞，這個運動是動員一切政黨內的自由份子的開端」。

許多人認為，由於這個建議出自職工會的左翼，它的成功是很可懷疑的，因為職工會的右翼寧願支持民主黨，而不願在左翼份子的領導下建立第三黨。例如，『午報』指出，職工會的左翼份子不能強迫職工會的領袖們採取什麼行動，因為梅萊及其擁護者是反對建立第三黨的。該報雖承認有建立新黨的必要，但認為尚需稍待時日。

民主黨的領導機構害怕失去進步職工會的支持，因而恐嚇道，第三黨的建立祇會幫助反動的共和黨獲得勝利。民主黨出版部長奧尼爾向報界宣稱，如果工人建立了第三黨，這祇會使勞工的敵人們更容易取得勝利。

亨利·華萊士也反對在目前組織第三黨。在民主

黨的機關雜誌『民主』上，他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指出，第三黨將分散進步團體的投票，因而祇會保證反動派的勝利。華萊士認為，祇有當大多數選民都堅信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沒有什麼差別時，第三黨的建立才會有基礎。

前內政部長，現任『科學及藝術工作者獨立市民委員會』主席的伊克斯，也抱着相同的態度。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他在紐約演說稱，建立第三黨的必要是可能產生的，但是這還需要時間。

把社會黨作為建立第三黨的基礎的建議，是伴隨着社會黨大會的一項特別聲明的，其中說，新的第三黨不應該讓『法西斯共產主義』團體混入。所以，托派和偽社會主義者一開始就企圖污蔑真正羣衆的進步政黨的建立。

建立第三黨的傾向在美國已日益顯著了。大部份美國人民對反動派的攻勢已加以堅決的抵抗，他們希望結束兩黨專政的制度。美國人需要一個第三黨，以便更順利地為爭取國內民主權利和確立國際合作而鬥爭。（何 歌譯）

四

美國的進步運動

一 反動陣營和進步陣營之間的鬥爭

現在美國的反動陣營和進步陣營這兩個敵對力量之間正進行着非常重大的鬥爭。自杜魯門總統發表了關於立刻『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演說之後，這種鬥爭更強化了。

在這次演說中，如所周知，杜魯門請求國會撥款四億美元接濟希土兩國，並且請求准許派遣美國文武官員到這兩國去。杜魯門將他的箭尖針對準希臘的民主份子。他稱這些民主份子爲『少數好戰份子』，而且將希臘局勢的責任推在他們身上，雖然，如所周知，希臘國內危機深重的責任應由希臘法西斯保皇黨統治者和英國人去担負，——因爲希臘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完全是在英國人控制之下進行的。杜魯門甚至在他的演說中聲言，『少數好戰份子』，即民主份子，非常威脅着希臘，而且也威脅着土耳其和中東全部。除了這一切謬論之外，杜魯門並大談其『全體主義國家』的擴張和美國對於各民族和平與完全所應負的

「責任」。

很顯然，杜魯門企圖以「全體主義國家」和「美國的責任」的叫囂來掩住美國打算在巴爾幹國家和近東與中東國家建立她的霸權的帝國主義計劃。

杜魯門的演說使美國反動派更積極加緊進攻美國和全世界的民主運動。

早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美國就頒佈了一道命令，規定政府公務人員如被發現有『不忠於美國』的嫌疑的『充分根據』，立即停職。這裏當然凡是和政府的反動政策站在反對地位的部將被看做是『不忠於美國』的行爲。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莫斯科外長會議席上所說的關於民主的話，對於現實多麼不協調。『據我們的意思，』馬歇爾說，『假使尊重自己同胞的權利的人們不能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見和觀念，那就不是民主的社會。』

由於存在着公然由法令制定迫害進步人士和組織的許許多多事實，因此可以說，在美國，『民主』、『自由』、『權利』、『機會』等等的定義都和實際上所含的意義不同。現在已經很清楚，美國政府在『民主』和『自由』的口號之下，在國內和國外推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的路綫。美國政府顯然估計到有許多目光不遠的人是無力將真正的自由和反動派的煽動分別清楚的。

現在美國被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力量所統治着，

他們企圖結果國內的進步運動和以之來避去通達對外擴張和奪取世界霸權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貸款給希土兩國，這是遠超過於普通追求經濟利益爲目的的貸款範圍的。杜魯門爲這兩國請求貸款四億美元和派遣文武教官，目的首先是在於想支持這兩國的反動政權和在南歐建立反對民主國家的軍事政治堡壘。

這一條對外政策的路綫，如所周知，在中國也已經推行了好久。現在這種政策推行到希臘和土耳其來了。

這種暴力政策，帝國主義和以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弱小國家身上的政策，遭遇到了美國進步輿論的堅決批判。美國前任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在杜魯門發表演說的次日，也發表了一篇演說，猛烈攻擊杜魯門的干涉政策。他問道，『援助希土兩國的不民主的政府，對於自由事業會有什麼裨益』？土耳其——這一個國家曾經拒絕支持聯合國，而且『曾從德國人和盟國身上斂財自肥，她以非常重要的原料鎔售給出價較高的人……戰爭結束後，土耳其成了納粹領袖的逋逃藪。』華萊士並以同樣的話談到希臘。

華萊士的這篇演講實際上爲後來進步人士和進步組織的對希土貸款無數抗議奠定了基礎。『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在向報界代表發言時指出，杜魯門的國會演辭將把美國引向戰爭並使世界分裂爲兩個陣營。『我們並不以爲，』該會聲稱，『美國的金元和人力應

該去援助王公，皇帝和反動制度……我們堅信，祇有世界合作才能建立國際和平。」

杜魯門所宣佈的公開擴張政策，引起了美國各社會階層的不安。紐約州的美國工人黨發表了一篇聲明，內中要求國會拒絕杜魯門對希土的干涉性建議，而把這個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我們不能相信』，該聲明中說，『對這些政府的援助能促進美國人民的利益或促進世界和平與民主的事業』。

反對杜魯門政策的運動也擴展到了他自己的黨內。除華萊士，裴柏，泰洛爾等反對杜魯門政策的民主黨員外，華盛頓州民主黨機構委員會的七十多名委員也聯合致書杜魯門，指出他的建議是『損害其他國家的獨立自主權的帝國主義干涉行爲，而正爲了這種權利，我們才進行了反法西斯戰爭』。

杜魯門的干涉政策也引起了美國職工會的極度不安。產業職工大會的海員工會主席凱倫，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廿日紐約礦業職工聯合會全國委員會上發表演說稱，杜魯門建議可能引致戰爭。他譴責美國政府支援那些『沒落了的王國和帝國——破產者』。

二 進步運動的力量與弱點

美國進步運動的主要弱點就是缺乏組織和行動上的應有團結。

特別證明進步力量缺乏組織與團結的，是一九四六年的選舉運動，在這次競選中進步力量沒有統一的

，足以爭取廣大選民的綱領，沒有一致的戰略，沒有統一團結的領導機構。

聯合進步份子來進行選舉鬥爭的企圖，直到所謂初選之後方才出現，當時共和黨及民主黨的候選人已經確定了，時間已太遲了。因此，一九四六年九月廿八——廿九日在芝加哥舉行的進步組織大會不能予選舉運動以重大影響。此外，大會並沒有站在獨立參加選舉的立場上，却號召一切進步的美國人去支持最『值得尊敬的』和『正直的』候選人。

由於拒絕提出自己的獨立競選綱領，由於拒絕建立獨立的政治組織（甚至在州範圍之內），進步運動的力量受到了限制，並不得不採取守勢。一九四六十月十二日『民族』雜誌在評論芝加哥進步組織大會的工作時，寫道：『進步運動被迫轉取了守勢。它不能向前進取，而祇能去挽救那尚能挽救的局勢，並且爲了實現這個目的，它不得不拖住民主黨。這也就是芝加哥會議所規定的戰略的意義』。

正如所料，這種戰略的勝利希望是非常渺茫的。某些溫和的羅斯福擁護者，做了民主黨的候選人後，不但避免發表衛護羅斯福政策的大胆言論。而且還常常與反動派的宣傳一鼻孔出氣。他們時常支持杜魯杜政府的反動政策，同時，企圖用偶然的，胆怯的批評來吸引工業區選民的投票。這種半吊子的立場的結果，喪失了小資產階級的選票和工業區選民的投票，於是他們便遭遇了失敗。

在候選人提出了明瞭而肯定的綱領，並且依靠着他們和職工會，和進步組織的密切合作的選舉區內，他們獲得了勝利。正是這個緣故，著名的進步人物馬根多尼奧（美國工黨黨員）和受盡污穢的黑人鮑威爾在紐約取得了勝利，也因為這個緣故，塞貝特——『爭取和平協會』的領導人之一——在伊里諾斯州獲得了勝利。

共和黨在國會競選中的勝利鼓勵了反動集團走向公開反對美國進步份子和自由主義的道路。在選舉後所召開的好幾次會議和大會中，發表了很多演說和通過了許多決議，其中都公開提出了這樣的要求——結束羅斯福的自由主義！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全國企業家協會』的大會上，對於限制美國工人的權利（這權利是在羅斯福總統時代取得的）一點，表示了堅強的決心。在這次大會上，商務部長哈里曼曾發表演說，他指責職工會的活動並且向企業家們保證，『政府將確定職工會的代表權與它們對社會輿論的責任之間的關係』。

哈里曼——杜魯門內閣閣員——的言論，清楚地說明了美國政府是守護着企業家和金融資本寡頭之利益的。這個事實是如此明顯，甚至連『紐約時報』這樣的保守報紙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了政府利益和企業家利益的共通性。該報在評論哈里曼的演說時，指出，『自從樹立「新政」以來，除戰爭時期外，全國企業家協會第一次與華盛頓政府取得了完全的一致』。

在全國企業家協會所通過的決議中指出，可以利用共和黨在國會中的勝利，來限制職工會的活動，重新討論勞工法，特別是要制定法律，禁止反政府的罷工，禁止同盟罷工和糾察罷工等等。

在競選中支持共和黨的獨佔集團，加強了壓迫國會的 policy，以剝奪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利。他們所召開的『戰略』會議，（有共和黨領袖參加），是在加強對外擴張和加緊對美國人民的民主權利進攻的口號下舉行的。在浮琴尼亞州，六十五名最大的企業家和共和黨領袖召開了聯席會議。該會贊同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並且訂定了對美國職工會和共產黨的『行動路線』。

在這個時候，進步份子却繼續把精力浪費在『影響』民主黨的工作上，雖然民主黨及共和黨的觀點與行動的一致，在十一月選舉後是愈加明瞭了。杜魯門一面承認了自己黨的失敗，一面允諾與共和黨的國會合作，而共和黨也允諾與民主黨政府合作。

這個聲明，毫無疑問地證明，民主黨的反動『兩黨政策』仍舊屹立不變。

然而進步的美國人一致認為，共和黨的勝利並不表示進步運動的失敗。例如產業職工大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領袖克洛爾就指出過這點，他說，反動派在選舉中的勝利『是強調出工人和進步運動面前的政治任務的重要性』。政治行動委員會，據克洛爾說，將努力擴展和加強自己的活動。

進步組織的經常委員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的會議中指出，共和黨的勝利並不意味着美國人民向右轉。『雖然競選失敗，』該委員會的聲明中說，『美國的進步力量仍舊是強大的。我們有日益增長的職工運動和農業組織作後盾。站在我們這方面的有無數羣衆組織，其中包括知識份子和商人團體，各民族集團，參戰者，青年和婦女的團體。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聯合這些力量和動員它們以作迅速的，有效的行動』。

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美國進步運動的主要力量就在於廣大美國人民的積極支持和參加。這個運動的力量也在於它不但保衛了美國人民的利益，並且保衛了爲持久和平而奮鬥的一切國家的人民利益。

三 美國的進步組織

在美國約有一百五十個進步的組織，而許多小規模的委員會，協會，團體等尚不在內。

領導美國進步運動的是美國共產黨，它在與反動勢力的鬥爭中居着先鋒的地位，並且在動員民衆爭取民主權利和民主對外政策中起着領導的作用。

隨着共產黨的日漸活躍，統治陣營中的反動份子對它的迫害也日益加強了。部長們，議員們，共和黨和民主黨員們——全都要求採取嚴峻措施以對付共產黨。國會的『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對共產黨在美國的活動進行了形式上的調查，其目的則在使共產黨成

爲非法的組織。

美國反動集團所煽起的反共運動，對共產黨及其領導者所加的種種污衊和誹謗，證明共產黨在美國民主運動中的領導作用正日益強固。

美國最大的民主組織是產業職工大會（簡稱產大）所屬政治運動委員會。這個組織成立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九日，它是整個工人運動中最團結，數量最多和影響最大的組織。

政治行動委員會在全國分佈着廣大的地方委員會的組織網，後者在自己的活動中依靠着產大的地方職工會機構。此外，在某幾個州裏，設有聯合委員會，係由產大的地方組織，鐵路員工聯合會，各種進步集團和甚至勞聯（美國勞動聯盟）的某些地方組織的代表合組而成的。

如果工人階級的最大的進步政治組織是政治行動委員會，那末在農民中間，這樣的組織就是『全國農民聯合會』——雖然它在數量方面還佔着美國農民組織的第三位。『全國農民聯合會』的領袖是傑姆斯·巴頓，羅斯福政策的最積極的擁護者之一。

這個組織贊成與進步職工會一致行動，與一切進步份子合作。但是聯合會在農民的中間政治影響不如它在經濟問題上所具有的那麼強大。

『全國農民聯合會』堅決反對杜魯門對希土的政策。在今年三月廿六日的聲明中，聯合會號召各農民組織『反對此種破壞國內外民主權利的行爲』。

『全國有色人種進步協會』是歷史最久而影響極大的進步組織。『全國黑人大會』和『南方人權保障會』是在南部各州迅速發展的組織。這些組織影響的擴大，無疑反映了以前曾經是反動派堡壘的南部各州在戰時和戰後所發生的巨大社會政治變革。最近幾年來，在南部各州出現了龐大的工廠，黑籍工人的數量增加了，職工會也強大了。一九四六年，產大和勞聯發起吸收黑人會員的運動，這個運動激勵了南方的工人，並且使至今做着南部各州主人的反動民主黨員和該進步黨員間的鬥爭尖銳起來。

南部各州進步組織的強化，無疑將影響美國的整個進步運動，並且可能影響一九四八年總統競選的結果。黑人組織已加入了反對美國干涉政策的普遍抗議運動。

一九四六年，許多反對美國反動外交政策的新組織的出現，是美國進步運動中的重要新契機。一九四六年四月成立了『爭取和平協會』，它與一切真正的美國民主黨人共同要求消滅德日法西斯殘餘；放棄『原子外交』，消滅原子彈，解放殖民地國家和援助受戰災的國家。

這個組織發起了許多運動，例如，停止美國對華干涉，抗議美艦巡遊希臘領海，一百萬人簽名要求杜魯門遵守柏林協定等等。

美國斯拉夫人大會在進步運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聯合了約三十六個美籍斯拉夫人的組織。美國斯

拉夫人大會的目標是聯合居住在美國的一千五百萬斯拉夫人以抗擊法西斯主義和反動派，爭取民主與進步。

美國斯拉夫人大會在與其他進步組織合作的基礎上展開了自己的活動，促進進步力量的生長和鞏固，以便組織反法西斯鬥爭統一戰綫。

在致杜魯門總統的電報中，斯拉夫人大會聲稱，杜魯門關於援助希土反動政權的演說使一切持有進步觀點的美國人和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感到驚異。美國這種片面的行動首先是給聯合國機構的一個打擊。

在美國進步運動中佔着顯著地位的還有這些組織，例如：『民權保障大會』，『美國婦女大會』，『全國律師公會』，『電影從業員公會』和加入產大的教師組織等。

『全國律師公會』的主席肯尼曾向記者表示，公會的執行委員會將討論『美國因杜魯門對外政策的國會演說的結果所遭遇的危機』問題。他並且給公會會員們一封信，信中指出，杜魯門總統的拋棄聯合國機構而以單方面的經濟軍事的干涉行動來援助希土現政府的建議，含有挑戰的意味，『全國律師公會』不能不起而應戰。

許多有力的教會組織也參加進步運動，這是美國進步勢力普遍高漲的重要徵象。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初召開的『美以美會社會行動聯合會』（聯合着八千以上的教區）的大會上，完全贊同了蘇聯的普遍裁軍建

議。大會曾致書杜魯門總統，要求『停止製造原子彈並銷毀現有存貨』。這次大會通過了許多有鑒對抗反動派攻勢的決議。

許多教會人士和組織對於杜魯門的『援助』希土建議迅速作了反響。三月十五日和十六日紐約的幾位牧師和主教在傳道時譴責美國的對外政策，指出它威脅了世界和平。

廿四位新教牧師以及和平主義組織的領袖們在致杜魯門的信中指出，保衛和平的唯一方法就是放棄軍事干涉……和原子武裝的競爭，而給歐亞的千萬飢餓人民以援助。

一部份進步組織是爭取有限目標的。例如『消費者委員會』專為保存物價及房租管制制度而鬥爭。在類似的組織中，羣衆最多的是『反人種歧視鬥爭委員會』。例如，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在狄特羅城舉行的爭取反人種歧視法的運動，有四十個地方組織參加，其中包括前參戰軍人，職工會，教會，青年團體和黑人團體等。

四 鞏固進步力量的運動

進步的人士與組織，從選舉運動及新國會的活動中得到了嚴重教訓後，就開始努力團結自由進步的力量，並且積極展開它們的活動。

聯合各種進步組織的企圖，表現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八——廿九日『政治行動公民委員會』大會上

，這個委員會主要以產業職工大會和『科學藝術工作者獨立委員會』為基礎。

在大會之前，這些組織中和進步團體中先討論了新的統一組織的綱領。華萊士曾警告自己的擁護者道，反動派的破壞行動的結果之一，就是在進步份子的隊伍中出現了一些人物，他們憎惡俄國並且恐懼共產主義。

『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的主席金格頓和『科學藝術工作者獨立委員會』的主席台維遜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公佈了一篇聲明，其中指出，兩委員會的代表認為可能在獨立政治集團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更大規模的進步組織。『獨立和進步的份子』，聲明中說道，『必須集合自己的隊伍，如果民主的原則應該體現於創造性的全國政策上。現在特別需要鞏固獨立的力量，以便建立一個政治機構，爭取進步力量在一九四八年選舉中的勝利。』

在聯席大會中達成了『全國公民政治行動委員會』和『科學藝術工作者獨立委員會』合併的協議，並決定建立一個新的組織，定名為『美國進步公民協會』。

『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的成立是美國進步力量走向團結道路的重要步驟。這新的組織在職工會中和農民中都擁有着羣衆的基礎。知識份子團體，青年團體和民族團體都加入了這個組織。

『美國進步公民協會』這個龐大組織的出現，正

逢着一九四八年總統及國會競選運動的開始。所以在它面前和整個美國進步運動的面前放着一個任務——保證提出和選出進步的候選人。

美國共產黨總書記尤琴·丹尼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的美共全國委員會大會報告中說道，『工人民主陣營在一九四八年競選中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擊敗反動份子和親法西斯份子的候選人及其綱領。我們應該聯合我們的力量，以保證選出進步的總統及國會，後者將全力堅持反獨佔資本和反戰的綱領，將勇敢地着手解決失業問題，安全，民主權利與和平的問題』。

美國共產黨積極號召一切進步力量的步伐一致，首先是工人運動的步伐一致。丹尼斯在同上的報告中指出，要建立新的民主聯盟，進步份子必需繼續團結自己的隊伍，他們必需經常揭露共和黨的叛逆和煽動，同時揭露杜魯門政府的叛賣和動搖。進步份子應該建立包括工人，勞動農民，小商人，黑人等的進步運動的統一戰綫。

進步力量的團結和鞏固是反動份子的天忌。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他們在華盛頓舉行會議，當場成立了一個『美國民主行動擁護者』的組織，以與『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對抗。

在這個組織的會議中所通過的決議說，『我們堅決反對任何與共產主義者合作或與美國共產黨合作的企圖。』

『美國民主行動擁護者』的特徵不但在於它的反

共立場上，而且在它的支持杜魯門對外政策上。三月卅一日，這個組織所發動的民衆大會通過了決議，贊同美國對希土的干涉政策。

反動份子所以急於要成立這樣一個組織，無疑，是因為他們害怕進步運動的真正團結。

根據一切徵象來看，這兩種組織的出現是表示了幾年前就開始的分裂過程的深刻化。還在一九四〇年初，美國工黨的內部就出現了兩派，後來成爲著名的『右翼』和『左翼』。

該黨內部的長期鬥爭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十日方告停息，當時在黨中央機構的選舉中，『左翼』獲得了勝利。此後，以杜賓斯克爲首的『右派』就退出美國工黨另組新黨，名爲『美國自由黨』。

杜賓斯克所率領的反動力量也參加了『美國民主行動擁護者』的組織。這個組織目前還在建立的階段，它的組織成份尚未最後確定。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美國民主行動擁護者』是各種反動份子在『反共鬥爭』的口號下的聯合。

*

今天美國國內環境的特點就是在反動份子日益猖獗的同時，民主與進步的力量也增長了，活躍了，進步集團強化了，並且團結起來了。

美國進步力量對於必需爭取和平與安全，必需保證社會經濟的進步和給人民以最大的民主權利一點是

一致承認的。但目前他們在與美國獨佔資本及其爪牙（共和黨內與民主黨內）的鬥爭中還不够有組織，行動還不够一致。（何歌譯）

四

論美國法西斯主義的幾封信

法西斯主義並沒有與歐洲法西斯匪黨的崩潰和德國戰犯首腦的處決，一同死亡。它稍微「化身」再現，但是它在某些國家，却和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一樣生存和活動着，並沒有受到阻礙。就拿美國作為例子來看吧。美國的法西斯組織，在戰時曾走入地下和被政府解散了的，現在又恢復和整理自己的力量，企圖從新把人類投進可怕的苦難的地獄。他們激烈地散佈新的世界戰爭的罪惡的宣傳，進行破壞人種，反對工人反對人民的勾當。

我們以為這些信能幫助讀者認識美國法西斯主義對人類與文明是何等可怕的威脅。

第一封

美國法西斯主義有它自己的歷史

如果像有些政治觀察家那樣，認為美國的法西斯主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不久才誕生的話，這種推論是不正確的。最初「形成的」法西斯主義的

組織在美國出現，是在慘酷的經濟恐慌時期的三十年代初期，當時美國勞動大眾的不滿情緒高漲。在那個時期，美國的法西斯組織，已經以煽動性的口號出現，打算引誘各種不同階層的人民到自己這一方面來。在許多法西斯組織中最活躍的，是以法西斯的天主教神父柯夫林為領袖的「社會公道」俱樂部，當時南部路易斯安那的州長希攸·龍格所組織的「分富」俱樂部，威廉·畢爾領導的「銀衫團」，威廉·西門為首的「異族主義」團，以及恐怖黨團「三K黨」等等。

希特勒黨的代理人，在美國這些法西斯組織裏面，找着了根據地和主要的支柱，以便他們在美國毫無阻擋地推進廣泛的積極行動。他們最初在美籍的德國人中開集中自己的活動，後來成立「德美同盟」（一九三六年），德國法西斯的代理人和美法西斯份子的巨頭合作，更廣泛地擴張了它的破壞「工作」，還企圖用它把美國人民包圍起來。

美國的法西斯黨徒在自己的綱領和戰術中，廣泛地利用反猶太人主義和反黑種人主義等等的情緒。他們宣傳關於白色人種優越的人種「理論」。除了煽動人種之間的仇恨外，美國法西斯主義者的巨頭更企圖使「道地的」美國人反對所謂的異民族。

美國法西斯主義的某些綱領口號有其特殊的地方，它們一律都是有煽動性的。「銀衫」團替自己選出這樣的座右銘：「為基督與憲法」，及「從外國人手裏把國家奪回來」。在「三K黨」的綱領中，除了純粹法

西斯的人種的要求之外，又宣稱必須擁護美國憲法。

有許多法西斯組織就這樣在「爲美國民主」「反對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而戰的口號下出現。以「保衛國家和民主」的口號作爲掩蔽物，法西斯的份子進行有益於軸心國的侵略宣傳，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柯夫林在他自己的小冊子：「社會正義」中所表明的態度在這一方面是頗爲特徵的，他說：「柏林羅馬軸心，這是偉大的反共的政治柱石，所以，柏林羅馬軸心對於基督教的事業表現巨大的助力。」

法西斯組織的破壞活動，特別是「三K黨」，「黑軍團」等等，是反對一切進步的集團和活動份子，特別是反對工人運動中的前進份子。對工人活動份子的恐怖行動，竟形成「三K黨」的公開綱領的一部份，然而，在美國的法西斯份子中間，也像在其他的法西斯份子中間一樣，種族的歧視，是由憎恨國內社會政治生活中一切進步的思想而產生的。

第 二 封

遵奉柏林命令活動的法西斯黨徒

美國法西斯組織給希特勒代理人美國準備好了進行破壞工作的基礎。在紐倫堡審判主要戰犯的法庭中，赫斯的助手，前任希特勒黨國外組織的領袖，證人波列，承認他的組織曾領導「德美同盟會」的活動，發布命令，應該如何混進這個或那個環境，如何利

用這個或那個政治事件，以有利於德國，和如何進行法西斯主義的宣傳。

「德美同盟會」在美國廣泛地建立了美國法西斯組織、反猶太及反蘇聯的中心、軍事間諜和納粹人種論者的恐怖主義者的細胞網，它們包圍了美國人的全部生活。同盟會有二十萬以上的會員和至少二萬五千名受訓練的納粹份子。在美國最大的城市——紐約、芝加哥、巴鐵摩爾、布法羅、洛杉磯、底特律、舊金山等處，有七十一個分會在活動。

這個組織規定自己的任務是在美國建立法西斯制度。爲着這個目的，同盟會在美國個別的城市舉行秘密會議，討論發動法西斯政變的計劃。

所以，「德美同盟會」的犯罪行爲，從它創立的時候（一九三六年）就受柏林的指揮了。但是，柏林方面還認爲有控制美國全部法西斯組織的必要，而且，他們也這樣做到了。希特勒的代理人侵入了「三K黨」，戰爭一開始，柏林方面就得到一個結論，認爲三K黨的以前公開的恐怖政策，不再符合德國法西斯在美國所追求的目的。結於決定了改變這個政策。因此，在一九四〇年，三K黨的「老頭子」哈伊拉姆·伊瓊斯就會接受七萬五千美元的津貼，要他放棄三K黨的領袖地位。這件事，很明白的是成功了，因爲不久之後，「老頭子」改由詹姆斯·柯爾斯可特充任了。後來在諾爾特蘭的納粹陣營中（在新澤西州）舉行柯爾斯可特和「德美同盟會」的領袖的協議會，此

後的「三K黨」就開始改變自己公開反對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傳統政策了。

「老頭子」柯爾斯可特在給他們的徒弟們命令中說：「要混進每一個協會，工廠的每一個車間和部門。所有產業工會組織的領導人都是赤化份子。我們必須使他們美國化。要這樣，就只有引誘每一個反赤化的、每一個新教徒、每一個美國的基督徒加入「三K黨」。「三K黨」的黨員和納粹份子一起活動，努力要把汽車工業工人的職工會等等的領導權攪到自己手裏。

只有法西斯組織「銀衫團」是希特勒主義在美國有力的支柱，它是在希特勒獲得政權之後，迅速在北卡羅里納州成立的。這個組織是希特勒的納粹黨的維型的拷貝，以「消滅共產主義」為己任。「銀衫團」的領袖威廉·畢里在他的「和共產主義鬥爭」綱領裏說到「基督的善行」，說它在共產主義消滅之後，就會來到，而他將美國一切進步的運動了解為共產主義。在他的可以作為法西斯煽動的模型「將不再有飢饉」一書中，畢里選擇了許多和進步份子進行戰鬥的戰術，而一般的結論是在於把人們「存儲」起來，以備對「赤化」領袖們作「最後的打擊」。

威廉·畢里，按照他特有的話來說，所有他的一切行動，都由一個目的出發，這就是——協助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畢里認為美國法西斯主義者的義務，是為希特勒的目的服務，他在他的機關報「計劃報」上

表示，以他爲首的組織，必須「在自己的性質和參加的成員方面，是美國的；並爲適應德國的目的與任務進行工作。」

一九四〇年初，「銀衫團」和其他法西斯組織在紐約籌備了一次法西斯的暴動。有許多槍械與軍火的祕密倉庫在他們的支配之下。參加陰謀者企圖以奪取紐約兵工廠開始暴動，但後來轉變爲殺戮進步活動份子的羣衆行動。

第 三 封

美國法西斯黨徒繼續在地下援助希特勒

美國參戰以後，大部份法西斯組織暫時停止其合法的存在。其中最大的組織退入地下，其餘的則在新的名稱之下繼續活動。

「三K黨」公開的活動繼續到一九四三年爲止，那時起公開宣佈解散組織。但是以後不久就在密歇根州及其他東部各州在「外套俱樂部」的名稱之下開始組織工作。

「外套俱樂部」的反黑種人及反猶太人的行動是非常祕密的，會員被禁止洩漏他們的工作，稱呼領袖的名字及一般地傳出有關組織的任何消息。他們（會員）有提供可以誘之加入組織的朋友與熟人名單的義務。「外套俱樂部」提出自己的根本目的是「和平奪取政權」。這個「俱樂部」是代替「三K黨」的臨時性

組織，不久之後，因為「三K黨」恢復活動，它就消聲匿跡了。

在當時代表巨大主動的，是法西斯組織「基督教戰箴」。這個組織的會員在一九四〇年約有二十萬人，在美國希特勒黨代理人所設立的陣營內，從事使用槍炮的祕密訓練。他們的破壞活動在日本進攻美國之後仍舊繼續着。但在珍珠港事變以後不久，法西斯的天主教神父柯夫林很快就着手建立起名為「聖謝巴斯特雅恩旅團」的新的法西斯組織，他利用這個作為工具，在美國軍隊裏散播法西斯的意識。柯夫林為煽動的目的而利用了謝巴斯特雅恩這個名字，照羅馬傳說：這是一個兵士，因受傷而死。

一九四二年一月，柯夫林在他的「社會正義」報上登載他的告本堂信徒書，要求把各人在軍隊裏的全部親屬的名字告訴他，說他可以「為他們的健康祈禱」。把自己在軍隊裏的親屬的名字通會了柯夫林的每一個人，後來一期又一期地收到柯夫林的報紙。對於兵士們，柯夫林也分發一種特別的紀念章，表示他們是在「謝巴斯特雅恩」的庇護之下。他就和接受這種紀念章的兵士建立通信關係，在他們中間進行法西斯宣傳。柯夫林就這樣在宗教的偽裝之下，在軍隊裏建立政治組織，照美國的法律，在軍隊裏，除了宗教以外，不准許有任何組織存在。

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徒殺陰謀的組織「銀衫團」在美國公開地行動，並不受到政府嚴厲取締。而只在一

一九四二年，它的領袖畢里才被捕，以教唆叛亂罪被判處徒刑十五年。此後「銀衫團」的組織解散了，但是，它的許多領袖依舊逍遙法外，並從事法西斯的活動。其中應該指出的是戈末爾·密爾茲，他創設一個匪團，它在猶太人的商店門上塗畫卍字，打破窗子，及舉行反猶太人的恐怖遊行示威。在芝加哥某一處納粹羣衆暴動中，密爾茲稱：美國將要轉變成「對於猶太人是那樣的地獄，以致希特勒本人看起來將要像一個天使。」

一九四四年，密爾茲不只一次地在美國報紙上執筆，他公開談及美國地下法西斯運動的存在。例如他在「芝加哥太陽報」記者訪問時談稱：「我們的運動準備在戰後從地下出來，那時我們將公開工作，國家將爲之震動。」

從歐洲戰爭一爆發起，美國出現了一個叫做「美國至上」的新組織。直接參加這個組織的有飛行家林白，大商行首腦勞勃特·伍德，鋼鐵大王威廉·華格泉等等。

「美國至上」委員會在全國有廣泛的細胞網。失敗主義的政策和人種歧視，是它的活動的基本特質。爲着宣傳自己的主張，它舉行羣衆大會和遊行示威，發表無線電廣播，散播數十萬份傳單，小冊子及揭貼等等。

這個組織成爲吸引全部法西斯份子的中心。「德美同盟」會的會員，「銀衫團」，「三K黨」，「基督教戰綫」等團體的會員開始大量地加入它。薩伊爾

斯在「反對美國的祕密戰爭」一書中指出：「美國全部的第五縱隊，由軸心國在八年內的不斷的勞動組織起來的，都集中到『美國至上』運動裏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國參加戰爭，「美國至上」委員會宣布自動解散。但是這個聲明事實不過是一種策略。鑒於國內的情緒，他們決定放棄公開的親法西斯的活動。從公布解散之後，他們著名的人物就和親法西斯的上下兩院議員一同將自己的行動轉移到華盛頓的達官富豪的客廳裏去。他們集會場所之一，就是富孀葉凡琳·華爾士。馬克玲，前參議員蘭諾爾士夫人的客廳和華盛頓親法西斯報紙「時代前驅」報女主人葉蓮奧諾·柏德遜的客廳。

第 四 封

法 西 斯 黨 徒 爭 取 迅 速 對 德 媾 和

「美國至上」委員會的親法西斯領袖們的「客廳」活動時期，到一九四三年即告終結，它從新獲得合法的性質，這一次，他們的頭腦，是吉拉爾德·史密特。

吉拉爾德·史密特規定他的目的是使希特勒主義適應「當地的條件」，再把它移植到美國的土壤上，在美國水星雜誌上發表的「史密特的追逐政權」一文中，指出「如果史密特是像庫恩或畢里一樣的納粹黨的代理人，那麼，關於他，就不必那樣多加討論下，

不過問題就在於，他是美國人。他的政治毒素，是在美國養成的。他領受美國金元的津貼，？」

「美國至上」黨廣泛散播「迅速對軸心國議和」的宣傳。這一黨一面主張迅速及「寬大」地同納粹德國議和，一面公開號召把全體猶太人趕出美國，好像猶太人是美國對德戰爭的發動者。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底特律舉行該黨大會席上，「銀衫黨」的活動家密爾茲提議，在今後五年內把全部猶太人趕出美國。情願留居美國的猶太人，「必須加以消毒，以期一勞永逸地解決美國的猶太問題。」

一九四五年初，美國又產生了幾個公開的法西斯組織。前任參議員勞勃特·蘭諾爾士創設「民族主義黨」，規定了很遠大的目標，一直到日本進攻美國為止，蘭諾爾士並不掩飾其親法西斯的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不久，他曾訪問德國和意大利，回到美國，他在參議院宣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與命運之神締結了同盟，反對他們是無效的。那麼，爲什麼不和他們一致行動呢？」

訪問德國和意大利，是蘭爾諾士積極親法西斯活動的開始。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他組織了一個叫做「復仇者」的極右的反動集團，其目的在抵制美國參戰，驅逐「一切討厭的外國人」，排除「一切外國思想」。

蘭諾爾士使他親法西斯的行動積極化起來，便在一九四四年又建立了一個失敗主義的組織「美國民族

主義者委員會」，這個組織的基本綱領就是反猶太主義，反對和德國及日本作戰的鬥爭。一九四五年一月，蘭諾爾士組織「民族主義黨」，照他的話來說，這個黨應該像任何政黨一樣，對一切選舉機構推選及保持自己的候選人。

懷着這個目的，蘭諾爾士嘗試把所有親法西斯的組織團結在這個黨的周圍，並在它們的援助之下，獲得參加國會的選舉。在一九四六年，蘭諾爾士和「基督教戰綫」，「三K黨」，「美國至上」黨及其他組織成立聯繫。他得有著名的希特勒的走狗和信徒，覬覦美國總統位置的麥克維梁斯的支持。

第五封

戰後美國的法西斯活躍

戰後美國法西斯組織的活動顯著地尖銳化了。復員的進程在美國，隨着失業羣衆的增加，罷工運動的抬頭同時並進。法西斯主義者努力利用美國人民大眾的不滿情緒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他們企圖掩蔽自己法西斯的本質，在美國民主保衛者的偽裝之下，和美國進步運動進行鬥爭。他們推舉自己組織的新領袖，他們的名字，再不會蒙着公開的法西斯活動和希特勒代理人的公開的夥計們的污名了。

「民族主義黨」的一個領袖聲稱，法西斯主義者

期待着「大部份人民大眾的支持，如果他們發現我們是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復本，他們就要趕快遠離我們了。」

在法西斯組織「美國至上」黨的活動方面已經爲我們所熟知的傑拉爾德·史密特，利用多次煽動性的招待會，提出他的所謂「戰後復興綱領」，這綱領實爲法西斯社會煽動的典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新羣衆」雜誌引用史密特關於自己的綱領所發表的下面的話：「根據我的工人參加利潤的計劃，不論工人做不做工，他們都將領取工資。」史密特用煽動的演說反對工人運動中的領袖，他說工人領袖彷彿在大部份情形之下總會背叛工人階級。史密特硬說：「工會裏的工人領袖和反動派，是實際上的人民之敵。」史密特採取的政策，是結合一切反動的及有法西斯情緒的份子，爲反對民主的進步運動而鬥爭。他宣傳一種思想，以爲舉凡「三K黨」，「德美同盟會」，「黑色軍團」，「銀衫」等等法西斯組織的會員，都可能而且必須團集成一個統一的軍隊，以便爲「美利堅主義」和「基督教」而鬥爭。

「三K黨」也從使自己的活動適合戰後的條件的觀點上，審查自己工作的綱領方法和形式。美國報紙曾在一九四五年底發表「三K黨」的綱領，其中包含這樣性質的口號：「美國至上」，「基督教信仰」，「人種區別」，「反對共產主義」，「言論出版自由」，「法律與秩序」，以及其他等等。這個綱領很明

顯地顯示戰後美國一個最主要的法西斯組織改建工作的方向。

「三K黨」的許多組織已經被認為合法的了。在喬治亞州，這個組織已經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公然註冊。「三K黨」的令人抱憾的合法化，在莊嚴的場面下通過了。這個組織在喬治亞州的約近千名的黨員一律穿着全副黨的制服——帶有面幕的長袍，在阿特蘭市附近的「石山」舉行儀式，一九一五年「三K黨」的創立典禮也是在這裏舉行的。警察不僅不阻止這種儀式的進行，並且保障他們的交通無阻，其中包括「三K黨」員所乘坐的公共汽車的交通。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K黨」又在加利福尼亞州若干地區出現。「三K黨」在佛羅里達州的行動，以一九四四年九月該黨的合法化為手段而復活了。在紐約州，有「三K黨騎士與婦女」這個組織活動，「三K黨」參加了不久以前在紐約近郊的佛利坡所發生的反對黑人的恐怖暴行，而警官在那裏却毫無理由地槍殺了三個黑人——退伍兵。

柯夫林的「基督教戰綫」也還存在和活動着，不過柯夫林的地位已為他的後繼者愛德華·洛奇·卡倫所佔。這是一個已經站在瘋狂邊沿上的狂徒。他被精神威嚴和尊嚴的光圈包圍着。

愛德華·卡倫，因功蓋稱為「東方的柯夫林」。約瑟·台爾明臬羅是南部卡倫的孿生兒，或是「南方的柯夫林」他從阿拉巴馬發表破壞性的無線電廣播演

說。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台爾明桌羅在華盛頓號召「死亡行軍」。爲着「死亡行軍」，他組織了一個叫做「基督教十字軍同盟」的集團。

在喬治亞洲，不久以前，在「慈善會」的名義之下，產生了一個新的法西斯組織「哥倫比亞人」，這是一個陰謀的恐怖匪黨。它的領袖是波爾凱及其他等人，因爲陰謀及違法保藏火藥而被檢舉。穿着帶有類似卍字徽章的褐衫的法西斯黨徒，準備炸毀市政府和普論反對「哥倫比亞人」的「大西洋憲章」報館。

戰時曾遭禁止的希特勒黨徒的組織，現在也開始復活了。在援助德國人民的外貌之下，芝加哥的及米羅加的希特勒的朋友們，就公開進行宣傳，目的在減輕希特勒政體和法西斯殺人犯的罪名。

前任「德美同盟會」的會員席別里，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在芝加哥成立一個組織——「美國援德會」。第一次會議席上就形成了充滿納粹精神的該會綱領。「美國援德會」進行反對審判希特勒主要戰犯運動，要求把這些劊子手由德國法庭根據「德國法律」來審判，而不要「由外國人集團組成的」法庭審判。

在米羅加(維斯康辛州)，有許多德國出身的美國人，創立「米羅加援助德奧委員會」，這個組織在強烈的法西斯的影響之下，並有以親希特勒政策著名的「巴伐里亞公司組合」及「德文日報」的支持。

現在美國的報紙上還常常可以看到關於美國親法西斯的泛日耳曼主義宣傳的消息，這種宣傳是由發行

日報及周刊不下三百種之多的德美出版機關所領導着。

第六封

美國財閥支持美國的法西斯黨徒

美國的法西斯黨徒，是倚靠大獨佔資本集團和國會裏的孤立派的支持而存在的。美國的工業和金融界支持並以金錢接濟法西斯運動。福特和德國法西斯的連絡，早從它一誕生的時候就成立了，後來並成長和鞏固起來。因此，底特律——最龐大的福特工廠所在的城市——之成爲美國法西斯運動的中心之一，並不是偶然的。「三K黨」、「黑色軍團」、「美國愛國軍」的虐害和破壞行動，在這裏獲得更強有力的發展。來到美國的許多納粹代理人，在底特律的福特工廠裏找到自己的避難所，威廉·庫恩采，「德美同盟會」的組織人與領導人之一，就是當他在福特廠担任化學師的時候，開始他在美國的法西斯活動。福特窩藏前「美國至上」黨的領袖飛行家林白上校，「美國至上」組織的前任領袖，並曾因爲他的「事業」而獲得希特勒獎賜內鐵十字章。

由於印第那州大工業家毛特的援助和支持，納粹份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主義退伍兵」組織，「國家農民基爾特」，及中央、西部各州許多組織（包括「伊利諾斯農民聯合會」）等組織裏面，奪到指揮

者的地位。

密歇根及俄亥俄州的共和黨，曾對法西斯軍團的破壞行動，給與極重要的援助。密歇根州州長法蘭克·斐支吉拉爾德，允許給「黑色軍團」份子許多重要的行政上的職位。在奧亥倫德區域，這裏是「通用汽車」公司工廠的所在地，差不多全部管理權都在法西斯軍團的手裏。因此，當開始檢查「黑色軍團」的犯罪行為時，密歇根州的當局之對檢查機關多方阻難，並非偶然。然而，儘管如此，檢查機關仍舊發現了工業與金融大資本家和「黑色軍團」的聯系。

法西斯組織和美國的國會也有那樣的聯系，並獲得支持。前任參議員——共和黨的傑拉爾德·巴伊就是法西斯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美國法西斯份子中間獲得廣大的擁戴，就像在德國宣傳部裏一般。他的談話常常在郭培爾的無線電廣播演說中提到。

一九四一年底，美國當局曾經企圖將許多從事破壞活動者交給法庭辦理，但是，在華盛頓組織的對美國法西斯份子的訴訟，由於有力份子的幫助，被美國「公平裁判」而變成一齣喜劇。經過了三年的調查手續之後，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在華盛頓開始對美國法西斯份子的審判，以組織陰謀——其目的在「侵入美國軍備部門以破壞兵士的精神，對祖國的服從和紀律」的罪名上訴。

參議員威列爾毅然為被告辯護，他斷言這次審判是「我國空前未有的最可恥的審判之一」。參議員塔

虎脫也爲被告辯護。他在致司法部長皮特拉的一封信裏，竟說：「我很害怕，政府在華盛頓的審判中所依仗的程序是我國將來實施自由的實際威脅。」

前衆議員漢彌敦·費希，也同樣挺身而出，他說：「這次審判是「司法部方面企圖審判羅斯福的外交政策、新政、以及共產主義與猶太人的反對者，這是一種十分荒謬的企圖。」

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國衆議院曾提出有關衆議院軍事委員會顧問巴爾東和法西斯代理人有所勾結的問題。照衆議員民主黨員台拉雪的說法，巴爾東事實上是美國納粹黨徒領袖之一和威廉·柳德幹「德美同盟會」創立人的重要顧問，此外，他是法西斯神父柯夫林的馬里蘭州的特別顧問。

然而，不管巴爾東的法西斯活動，在衆議院還發現了「盧森堡的特使」，（台拉西這樣稱呼他）的熱烈的辯護者。這樣的辯護人是衆議員及所謂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倫金。

結 論

美國法西斯組織，獲得大資本家方面及美國國會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可以自由行動來擴展其破壞工作，這種行動現在對準帝國主義的野心的煽動，和露骨地宣傳新的戰爭。

但是，法西斯的戰爭宣傳遇到大部分美國人民的

反駁。他們的愛好和平的志向，和他們的民主傳統的力量，是實現美國法西斯夢想的嚴重阻礙。關於這一層，可以這一事實證明，即反動的法西斯勢力的煽動性的演說，在美國平民方面不能收到預期的反應。他們要求阻止類似的行動，與保障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潘 朗譯）

